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九

秦水
德不
足繼

漢
唐
李
林
甫
斬
之

我
宋
火
德
之
應

木商有銀山之祥遂以為尚金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呼若從其相勝

之說則周之火德胡為有白魚之瑞耶則鄒衍之說不足信矣前董仲舒

子王舟由周而降相生之義千載未嘗不符契也且秦本西戎餘分閩

位不足繼周班固削而不取焉夫秦不足繼周則繼周者漢也周

以木而漢以火宜矣不然疆華奉赤符亦謂以火為主何耶漢律

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卷具行序故易不載又土恭

傳黃帝非命之運紫色蠟聲餘分閩位又光紀疆華奉赤符伏符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七之際火為主又光紀疆華奉赤符伏符

頭注云紫間色揮邪音又云紫之際火為主又光紀疆華奉赤符伏符

蛙音也自魏至隋皆非正統不足繼漢崔昌議去而不用焉夫自

魏而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也漢以火而唐以土宜矣不然

伊川謂唐土德而少河患何耶唐天寶九載崔昌議自魏晉至周

唐土德便少河斬本朝火德多水災君子觀漢之承周唐之承漢

相生正理異世一揆則知秦用水德之治而行刻深之法其相勝

之說背戾於聖人也多矣自是而後莊宗中興唐祚同為一代則

上運未絕也一傳而晉以金再傳而漢以水又再傳而周以木天

開我 宋運膺火德徐鉉之言信矣長編徐鉉曰莊周中興唐祚同為

漢以水周以木皇 宋運且我宋以火王天下也豈非上天所眷

命乎受命宋分星應大辰火之祥也道畧嘉祐元年知并州韓琦

為堯迂閔伯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為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

復如舊制不從乃收復河東口在重午火所旺也元城語錄溫公

德軍節度使實存宋國故號未且河東晉地也昔高辛遷國伯於

商丘壬辰今應天府是也遷海流於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本朝

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并州不加以此府號蓋有深意也又本朝

命已十九年高辛始服是以本朝盛則後服衰則先陷後靖康元

年丙午重九日太原陷意是先生可謂先知矣僕妄意測之曰丙午

為天水火最大忌元為湯數赤烏報蕃昌之兆長編至道九年知

烏白免各一云鳥重九日為湯數赤烏報蕃昌之兆長編至道九年知

全方馴服之誕育之祥繫年錄大觀元年高宗生千噫盛哉是故赤帝有祭也

長編乾德元年年壽崇義言皇家以火德承正統請奉赤帝為感生

帝每列尊而祭之尚書省集議遂如宋義奏為壇於南郊奉宣

祖升醴當以正月上帝之一也歲正月商丘有祠也胡宿墓誌南

胡宿言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

者也此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史奉祠商丘自公始

色尚赤也臘用戊也德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戊火德彰彰其與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

唐此不可也長編雍熙元年布衣趙鼎言皇家當越五代而上皆金德之應也集百官議徐鉉曰五運相承間不容髮豈可裁數

噫太原後服胡公言之并不加號温公言之彼曷不知乎並見上

注謝絳因日抱黃珪而又欲用土德矣然越唐而承於隋此尤不

可也長編天禧四年謝絳言神農以火德聖祖以土德國家宜然

五帝統緒而鎮星是主陛下升太山日抱黃珪朝祀太清有星曰含

言色黃而澤非上德之瑞乎惟勿以變古為疑時董行以請用天

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於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序

終行又議噫水患多應伊川言之火祀宜修胡宿言之彼曷不審

乎並見上注不然南京即政建炎紀元何天意猶眷眷於中興之

後耶中興本末宗澤請開封府南京曹瑱進道君御札曰便可即

建隆之號月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上初即位用嗚呼宋德當

天歷年萬億赫赫炎精奕葉有光愚尤有望於今日也

歷代世譜

能言其祖郊子見稱左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昭子曰吾祖也我其知之矣

不識其先籍談貽笑左昭十五年晉荀息如周藉談為介王曰諸

之封皆受明器於王故言器晉君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勸王

日叔氏其忘諸乎密領之噫器輩之甲唐叔受之友司典之後何

故不能對甚矣世系不可不明也夫世系明逆順之理別親疎之

分封侯之所以久長統緒之所以繼述其有關於世教也至矣古

者別生分類而作汨作時則有著姓氏之書莫世系叙昭穆而命

小史時則有姓氏之官璇源仙派繩繩有序金枝玉葉秩秩可考

故訂正甚易也自謀譜久廢源流無據掘起草野之夫而求附聖

明之後生長夷狄之部而僭系帝王之裔噫可嘆矣竊嘗論之且

五帝之相承三王之繼禪無非出於黃帝之後攷之史遷世表黃

帝二世而顓帝三世而高辛四世而唐堯至舜則八世焉此帝之

世系出於黃帝明矣史記世表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

從湯至紂三十一世從黃帝至武王二十一州是雖史遷世掌天官能知

謀譜之詳而亦帝王盛世歷歷有書若官也世之執茫昧之說者

曰契生於卵后稷人迹世系無可考也中興初契因元鳥卵而生泥

歷代
皆曰
玷帝
系

我朝
乃伯
之

五德之說者曰高辛以水生木夏禹以土生金世系又不必信也
漢相投以五行相論帝噫稷契之事特經傳欲以見天命精微之意
史記褚先生云五德之說又特起於漢儒附會之私皆不可以實

論也見上吾惟觀史遷世表一書而知帝王源流之傳耳彼秦起
西戎特一醜類托於栢翳之所出若難信也况呂政受命寄身不
章而亦玷栢翳之後可乎史記天貴生大廉大廉元孫曰中衍中
衍元孫曰中誦生蜚廉蜚廉生惡來季
勝西惡來之後為秦又秦本西戎之裔
又史記秦紀始皇莊襄王
子也名子楚為質於趙見呂不韋姬悅之不韋賜程大賈也其姬
有娠而獻於漢起沛中特一亭長附於唐堯之所出似可疑也况
子楚生始皇漢起沛中特一亭長附於唐堯之所出似可疑也况

郃哉劉裕亦冒元主而亦玷唐堯之後可乎漢高祖祖黃漢承唐運
又高祖祖高祖少為亭
長又宋紀劉裕亦
漢元王之後曹魏之興肇於宦官曹騰而以爲曹叔振鐸之

裔夫何僭矧高本養息姓氏無考耶曹操本高子曹本曹騰養子
蓋騰後漢時宦官
又魏武
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
後周武封母弟振鐸於曹唐祖之始肇於隴西北道而以爲出於

臯陶夫何僞矧以理爲李尤爲不經耶唐紀高祖諱淵隴西人也
高祖姓帝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陶字庭堅爲
堯大理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至後利正世難於
伊侯之靈食木子得全敗
理爲李氏唐皇蓋其後也甚者晉之敬瑭西夷裔也而改姓石氏

可乎五代史晉紀石敬瑭其父自泉蓋維本也
於西夷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也唐之克用朱邪族也
而冒姓李氏可乎五代史唐紀李克用其先蓋出於西突
厥本號朱邪後伐黃巢賜姓爲李氏
嗚呼杜
正倫求齒於城南諸杜君子所鄙遠求同譜不許街之諸杜所居

正倫求齒於城南諸杜君子所鄙號杜固世傳其地有杜氣故世衣冠世論統執
政建言鑿杜固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
郭崇韜哭子儀之
墓識者羞之五代史郭崇韜傳崇韜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
况帝王正統使醜類卑族混而無別君子安得不辨之哉此無他
自秦以後姓氏無書母怪乎夷夏貴賤之混噫掃歷代附會之說

接上世統傳之正吾於我朝見之昔太祖之肇開區夏應明
宗天生聖人之禱五代史中明宗焚香禱於宮中朕本夷人願
天早生聖人爲大下王或以太祖應之太宗

之克紹先烈驗玉帝薦祉之祥開寶九年十月有神降于盤屋縣自言黑
煞將軍玉帝之輔也云太上宮闕誠天命之所眷然仙源積慶天
已成晉王有仁心上崩太宗即位誠天命之所眷然仙源積慶天

謂始基之祖曰平水有勞早游銘功則知出於伯益也尚矣初
微作景命万年錄趙氏之先古秦共祖大費古高平水一舜曰咨
不費贊禹功其錫早游爾後嗣將大費佐舜調鞠鳥獸是爲初
相醫生大廉大廉元孫曰中衍其後季勝又觀蘇轍聖祖之記也
季勝三世造父以功封魏城子孫因氏焉

初相醫生大廉大廉元孫曰中衍其後季勝又觀蘇轍聖祖之記也

本朝
補遺
後漢

謂始基之祖曰惟我 聖祖肇自皇世則知本於栢翳也又明矣

蘇藏為州聖祖殿記周制天下都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九有社有民不可不祀 嗟夫舜以孝而育虞禹以功

而孕夏契之後為商稷之後為周獨益未也天之報益其在我朝

乎或者且曰邵博言今之章奏不當名廣漢則本朝廣漢之後也

君子曰是益之後在漢為京兆也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或者又曰吳奭厚言廟食宜及程嬰杵春有功社稷則本朝趙武

之後也君子曰是益之後在春秋為趙氏也魏泰東軒筆錄元豐

曰爾後嗣將大信矣夫噫帝王世系皆出於黃帝吾得之遷史世

表 國朝世系實出於伯益吾得之李攸蘇轍夫何疑哉

世胄 世胄之說尚矣傳曰八元八凱世濟其美此虞制也左傳詩曰王

命山甫續戎祖考此周制也毛詩 嗟夫故國喬木見者與思甘棠

遺澤愛之勿敗况所謂世臣者箕裘之業不墜詩書之澤猶存民

望之所歸屬國勢之所倚重聖人其可不加任用之誠乎然富貴

者侈之階逸樂者驕之府溢而不享動成過咎持祿自滿鮮克由

禮虞周聖人之所慮也是故后變教胄子必示以直溫剛簡之德

師氏教國子特拳拳於三德三行之訓夫惟教於未用之初用於

既教之後此德業有肖於前人也歟噫世臣之親軻書所重仕不

世祿詩人刺之成周以後未嘗不重世胄之選華元子罕宋公族

後世
用之
賢不以

也史魚竊武衛卿族也子良子皮子產太叔鄭公族也鬪辛鬪禦

疆遠晉遠楚卿族也晉之范欒卻趙魯之季文季孫齊之晏嬰吳

之季札分布列國相輝麟筆無非用人以世者愚獨惜夫作成善

教浸不如古尹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公羊昭公二十二年 崔氏出

下衛而怙權宣公十年 故公羊有世卿之譏見上吁非譏其以世

也蓋譏不以賢也然則王教不如古而人才亦不如古宜矣是教也一變於春秋再變於漢三變於唐教愈壞而愈失材愈趨而愈下可歎也漢自任子之令既除而世胄之無聞王吉上言曰今使俗吏任子弟率多

世皆不肖

世皆不肖

唐自刺史世襲之議不行而世臣
之不用唐史載世傳况無教養之道乎陵之敗義有忝於李將軍

之威望李陵傳禹之驕縱卒懷霍博陸之勳伐霍光霍禹傳漢之
世胄安在哉虞世南之後而至於為匠本傳房杜之後而敗於子

之不肖本傳唐之世胄安在哉攷論漢唐之事君子深為之於邑
噫人材非有古今之異也特後世之教有覲於帝王者多矣春秋

之教雖不古猶幸其有風聲氣習之遺漢唐以來往往捨法而無
教則人才消蝕又何尤焉 國朝重象賢之禮嚴世祿之制衣冠

陸續相望後先勲業赫奕不替雲仍噫有由也既嚴以胄監之教
又嚴以較試之法既重以覆試之實又重以引對之命國初養國

子也至矣慶曆二年十一月詔曰周大司馬學李政以六藝教國
宗蒙恩拜為太子少師率身之道從政之宜乎世有賢臣者文靖相慶

曆之治呂夷簡公宗即位拜參知政事知戶部侍郎即同平章事出
書右僕射元祐二年拜司空兼平章事力除新法之害○詩青苗

及士之知敬也忠憲輔景祐之政事景祐初韓忠憲公億為御史知雜
文正公事拜參知政事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為陰陰薦公可用

墜也神宗朝維翰李承旨時京師早上疏曰近日歲內縣督索
餘重羅羅此若望望下自奮英斷行之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旨

者破膽而純仁之專業益盛焉韓文正公仲淹知陝西邊人諱曰
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焉○又范純仁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

忠臣卿當似之一韓之謠聞者骨寒而忠彥之忠望尤著焉

世有之者

古姓

行錄本傳 此相業之彰即商之伊陟也三覆以待北戎授首楊延

昭之為有功而其父業前朝之名將也州刺史楊延昭伏鎗於

羊山面自北極擊且戰且退及西山伏發虜大賊獲虜將西首以

上指示諸王曰延昭父業為前朝名一矢加遺西蕃驚遁曹寶臣

之為有功而其父彬開國之勳舊也記開曹彬將費人宗世臨其

功望虜陣前有僧往來問左右曰虜貴人也遣李迺射之西蕃

於是虜道以大軍乘之虜大呼之為父馬全義之力戰已有勞於

太祖者也其子知節嚴飭見憚焉言行錄馬知節父全義從太祖

彭州兵馬以嚴王超之禦敵已有勳於太宗者也其子德用夷狄

知名焉同上王德用父武康公超事太宗貞宗有勞充鋒軍至烏

後武康公告其父曰歸師必險必王德用神道碑公善拔士無敢動

豈一朝一夕之積哉詩曰九周之士不顯亦世 國朝有焉又曰

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先正有焉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適晉後復奔魏司馬氏之

其守為司馬氏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隋會奔魏而司馬

子雲之序楊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為陽侯二公之序

詳矣楊雄自序楊氏所出也其先出自於周伯禽食采於晉之陽

范中行智伯弊當然按之春秋隋會奔秦後自秦入魏入魏而還

晉豈有自晉而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妄按春秋左氏傳

魏而還晉未考之張衡言晉士大夫食采於陽為楊氏食我有罪

而楊氏滅無有所謂楊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踈張衡言晉之

為楊氏食我有所謂揚侯而揚嗚呼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復自姓

也本末源流錯繆無據愚欲以一己之見而論他人之譜謀噫難

矣哉雖然亦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於上故姓氏易明後

世姓氏之權出於下故姓氏難考夫為齊為魯為宋為衛賜氏以

國也為戴為武為宣為穆賜氏以謚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

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

若東門西門三鳥五鹿以志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籍談之籍

後世以訛其切

以訛其相

論數者更私

論數者冒偽

或姓多而族訛其

以其司晉之典董狐之董以董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

於論其武宣穆也賜氏於唐唐虞夏商也云云自夫王制不明

私意妄改往往有紛錯變亂之失嗟夫表功德厚親族者姓也制

婚姻明人倫者姓也其可輕乎哉邾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

後周封子邾後為楚所邢叔之後去邑而為于氏

邑單氏于踈氏至東哲去足以為束

至周文帝去木而為喬氏

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為辛氏

郭林宗碑曰郭林宗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魏叔者

為慕容

此以聲相近而訛其姓也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轉為馬氏

車其後轉為車氏

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京

筮易而姓陸

古名以陸為慶純因避安帝諱轉為賀氏

帝諱改為賀氏出禿髮賀以魏太武謂與同源轉為源氏

源姓禿髮齊之望禿髮賀以魏太武謂與同源轉為源氏

易籍為席

沈為尤

為灌嬰舍人而冒為灌氏

慕伍負忠烈而冒為負氏

自姓負李元諒本安姓也養於閻尹而冒為駱氏

鄭注本魚氏而冒姓鄭

冒姓之偽乎切嘗深究其弊自族別而為姓姓別而為望望別而

為房故姓多則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兩則訛其望必然之理

也今夫劉氏一族自堯陶唐氏至秦為劉氏而其姓有六

也今夫劉氏一族自堯陶唐氏至秦為劉氏而其姓有六

或望
多而
姓說其

國
姓

臣下
借君
姓上之

有仲
掩公
宗之婦

秋果
不究
之公後

以氏
物而
棄

以氏
物而
棄

至安別為御龍任至兩別為豕韋氏至周別為媯氏一族自舜別

為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為王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

其族別為田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為陳氏至敬仲奔齊杜氏一姓自

枝伯之後為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為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

杜氏晉當陽侯預之後則為襄陽杜氏如子寬之後則為京

陽杜氏是杜氏一姓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為河間張

氏至唐相亮為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張

自常山王耳之後則為河間張氏晉侯良之後則為東武城張氏

此平侯倉之後則為中山張氏後漢太守綱之後則為馮翼張氏

後漢蜀郡太守曉之後則為吳郡張氏晉司空華之後則為安世居

河東則為魏郡張氏其一徙居河南則為始興張氏唐相安世居

房博陸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氏李氏一望

而四房若是則房多而訛其望甚者夷狄之部而冒中國

之族臣下之卑而同天子之姓尊卑混淆貴賤無別尤君子所不

滿者知遠之劉出於沙陀部人能無累於劉累之後遠其先沙陀

姓劉氏敬瑭之石出於西夷部種能無累於石蜡之後此夷狄之

借也石氏出於衛大夫石碣之後五代史晉紀石敬瑭其父婁

以漢帝賜氏為劉漢委劉高祖都開安抱玉以唐帝賜姓為李

此臣下之借也李抱玉本姓安名重璋天寶末元宗以其戰河西

噫孰知我朝先正嚴於氏姓之別乎希文少依母氏冒朱姓已

稱朱李寃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氏嗚呼其視滕公隨外家而

姓孫所見遠矣范仲淹字希文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負无衣再適

朱姓李李寃姜氏引入中堂謂其夫曰朱李寃年余少奇士武

至安別

為姚氏

其族別

枝伯之

杜氏晉

陽杜氏

氏至唐

自常山

此平侯

後漢蜀

河東則

房博陸

而四房

之族臣

滿者知

姓劉氏

借也

以漢帝

此臣下

噫孰知

稱朱李

姓孫所

朱姓李

祭或辱皆由人物彼區區改姓冒姓何益哉

名諱

楚臣名籍義士所鄙鄭當時傳高祖既項霍氏不名後世祭之宣帝名籍義士所鄙其矣哉名諱之重也何者以諱事神古人以為正禮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蓋以明尊尊親親之義正三綱五常之理誠扶世之要道歟昔孔子作春秋也內而君臣之朝聘外而兵師之征伐公侯之盟好與國之婚姻榮增華衮辱過斧鉞特寓於名字之間且齊曰齊侯宋曰宋公列國之君書爵宜也而衛滅同姓之國則特書名以譏之小國之君未拜王命而不書爵則書名可也而邾婁之君與公同盟則特書字以優之聖人立天地之常經人道之大倫皆於是乎賴後世其可輕乎哉然嘗論之古人之以諱也徇公而合乎禮後世之以諱也徇私而背乎禮且古之臣為君諱子為親諱子當然之理然詩書不諱也臨文不諱也廟中亦不諱也若文王諱昌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公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者詩書不諱也

古人
名諱
徇乎

後世
名諱
徇乎

也春秋禘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者臨文不諱也周公成王詩曰克昌厥后又曰駿發爾私者廟中不諱也此非徇公而合禮乎後之為漢帝諱者徹侯改為通侯武帝諱徹諸將徹秀才改為茂材光武諱秀班固作史如武材者蓋秀才也莊助改為嚴助嚴助本姓莊班固此固尊其所當尊彼呂后名雉以雉字易為野雞豈宜尊耶呂后紀諱雉令臣諱者劉淵易為劉元海戴淵易為戴若思唐高祖之祖諱虎李延李龍易為石虎魏齊高祖諱虎李延擒者擒虎此避其所當避彼漢元后之父名禁改禁中曰省中豈宜避耶漢元后之父王禁省中董仲舒受業之徒名曰步舒步舒受業於仲舒司馬長卿以慕蘭而名曰相如豈有尊之而復名之乎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少名犬子衛侯諱惡而衛有石惡諱惡其臣亦父稱義之而子名獻之豈有君父可同諱乎晉王羲之甚者劉歆當世儒宗竊議自欺易歆為秀漢書曰劉秀發兵捕為秀唐世名臣其名隱而字顯者乃以字行又何取於父母之名

名諱

本朝
先正
顯以字

本朝
先正
約以官

君不
以名
臣諱

齊用
十六
族名
望

其子乎此皆徇私背禮之失也唐史論唐臣德彝元齡士庶師古皆以字行其名曰倫曰喬曰鑑曰若夫國朝先正一姓字之稱一名諱之論何

其不輕耶識與不識皆稱夫子兒童走卒皆誦君實是以字稱之也尹洙字師魯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豈非春秋書字之

褒乎市井相語指元城曰劉待制閨婦相呼指魏公曰張都督是以官稱之也泗州不見大聖又張浚几稱寇萊曰寇老稱包拯曰包老示其

尊敬之義也豈非春秋書郭公之葆乎寇萊公影外故天下諱曰又包拯知開封府語曰噫是特下之相敬不敢以諱也有如以君

名臣亦何不可呼李士而不呼丁度每呼李士而不呼丁度呼待中而不呼韓琦此尤敬之至愛之篤矣英宗呼韓琦至姓宋而不名

郊為時諱也此如姚元崇以開元尊號之故而獨名崇之意宋初名郊字伯康有思其先隨者借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郊其言不詳仁宗遠命改之公乃改名祥字公序又姚崇字元之初名姚元崇父諱林而不除翰林

為親避也此如李賀以父名晉而不應進士之義唐李賀父名晉以父名晉與進同音後韓退之作諱辨解先正所稱皆有古諱

若後人紛紛徇私之失歟愚詳論之以俟君子續歐陽公跋古集之錄

聞望

周人用賢之法因民之所自擇而遂使之入長出治孟子用賢之術必徇國人之所共賢而徐加採擇蓋眾望所向不可不順也夫

世所謂人望者固有父天下而號天下之大父者有能子一邑而得冠天下之名者景星鳳凰觀者為快太山北斗望之悚然坐於

廟堂則姦雄縮頭馭於方面則夷狄望風故一鄉一國之望一鄉一國向之矣天下之望天下向之矣彼其向是人也以謂是惟無

用用之決能表治而福民吾其拂之彼謂我渴膏澤使不流也雲行于天雷震于地雖未遽雨而槁苗已有生意意期之故心向之

也是以君子乘此機而用此人則功雖未效而形已著於事先矣舜之用賢也元凱先焉元凱非能不施功而水土自平也不用力

而五教自行也選用之初天下固已為有功何也是十六族者世

聞均子

賢望以古

用朝
望之

濟其美斯民注其耳目久矣是所謂以民治民以天下治天下因其向而答之之謂也

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濩鼓濩濩其向而答之之謂也

吏則用召父杜母吏民稱誦郡國向治焉

前召信臣為南陽太守皆歸焉

用之而盜賊請降

李固結六父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

一見回紇而下馬列拜

望在逸民也故諸葛起草廬謝安起東山卒成伯蜀與晉之功

下所慕是眾望在也故山甫續戎召虎出師卒成中興之勳

蒼生而寧吾國哉嗚呼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馭魏諸侯息兵

富天下聞名久矣一旦並拜相麻而措紳之流至相慶賀徂徠之

詩贈多人口宜乎天下向治也

矣一旦出鎮陝府而骨寒之謠傳播軍中小范之名聞者起敬宜

乎人樂為用也

絃之日也温公入朝人皆望治何者兒童走卒皆識司馬久矣

渡江之際國勢綴旒之秋也張公登揆再

何忘因蓋而至是邪

果吾父也子儀即召与敏結為歡好如初

亮則南陽草庐先主在駕起之遂伯蜀地以抗吳魏

謝安高卧東山後起為宰相謝元破苻堅之師

詩彼以所欲向之我以其所向用之天下欣欣如有獲焉寧不慰

蒼生而寧吾國哉嗚呼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馭魏諸侯息兵

見上注

士君子以一身係天下觀望也大矣嘗以

國朝觀之文

富天下聞名久矣一旦並拜相麻而措紳之流至相慶賀徂徠之

詩贈多人口宜乎天下向治也

矣一旦出鎮陝府而骨寒之謠傳播軍中小范之名聞者起敬宜

乎人樂為用也

絃之日也温公入朝人皆望治何者兒童走卒皆識司馬久矣

渡江之際國勢綴旒之秋也張公登揆再

作温公公獨樂園詩兒童走卒皆識司馬久矣

備吾實走卒皆識司馬

植中天何者小兒婦女皆知都督素矣張俊為相與趙鼎共起事

謂張意國吾國也民吾民也而敬之亦宜也若夫蠻夷狄隸不知

禮義一聞盛名斂衽起畏此尤可嘉也無地起樓臺之詩流布北

虜至勤諮問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此使至

臺相公丁謂曰長嘯却胡騎之賦傳誦高麗至問安否嗚呼若人

而在朝廷朝廷其不專乎范鎮少賦長嘯却胡騎賦及奉使高麗

使問曹公在天雄虜使一過不敢疾驅嗚呼若人而在藩閩其

不壯乎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吾於諸君子見之今日欲寬天

下之憂而起中外之治惟在急收人望耳豪傑歸附正規吾所以

駕馭之術必得人如裴度而後可以用蔡人裴度平吳元遺黎南

來正望吾所以鎮撫之策必得人如馮異而後可以慰關輔武

相述而後可以制石勒祖述鎮兵黃河以南皆為晉朝無重臣天

下何賴昔宣和末向子諲謂惟起劉安世陳瓘則尚可支持使朝

廷得聞其語及二臣之尚在起而用之則立國豈但江左而已何

者劉安世在宋市井細民皆知有劉待制陳瓘過越田夫野老皆

知有陳瑩中二公人望所向如此豈難扶宣和之治耶劉安世在

亦然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年所至不見劉瓘田夫

不見夫聖又陳瓘進貢由會稽知越州王豐甫具舟行於不然

越人聞公赴府爭競瞻瞻比有與歸道下寧真我不可行

眼釘之謠天下所惡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時下諲瓘中釘也

脫之詩士夫鄙之如距距詩蓋指夏陳也知衆之所惡者如此

又知所好者如彼今日其可不謹哉

新筌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后集

新定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儲材

后集

嘗怪漢高帝屈用羣策駕馭英豪當時未嘗無材也而猛士之思已見於大風之歌高祖高帝至豐而作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孝武廣開

數路收召賢俊當時盛稱得人也而所弛之求且見於末年之詔武帝紀是何得其效於前而不獲於用於後耶蓋嘗論之方逢高

未刈夷狄未服也登壇而拜韓信傳揮洗而聽酈食其傳臨軒策董仲舒傳下詔求賢武帝紀於此是時偏裨行伍皆欲自勉山

林草澤聞者作興不聞有乏材之憂迨干戈既定事功已集也元勳宿將殖醴相望韓信黥布傳丞相大臣誅讎相繼公孫賀劉屈

於此之時朝廷之上故老彫零衡茅之下豪逸退遁無怪乎有拊髀之嘆此無他蓋二君愛惜培養則臨難有可仗之人輕棄

厭薄則興事無可任之士不是之思而徒謂天下乏材是誣天下也不然二君晚年既悔之後降心招禮作意召遺一周勃而能

成誅呂安劉之功周勃傳儲一霍光而果定撥昭立宣之策者是果乏材哉霍光傳詩曰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信乎人材不可無培植之功也世更五代士氣駢解若宄襁袍韜光晦迹此正六陰之極我朝開基磨洗作新科目網羅學校

收拾此方一陽之萌三朝相承日培月長至于仁廟雲集霧滂此際六陽之極故增葺監奎輿親幸我太祖作興之始也太祖

監御制行車駕一再臨幸三館增置書籍充棟我太宗涵養之時也淳化元年二月國家因唐制建昭文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

進如茅斯拔石介聖德詩至此始見豐芭之效此高宗謂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材輩出為國名臣信夫紹興十一年

重厚如勃非溢美也石介聖德詩自今觀之可屬大事撫摩非侈辭也蘇東坡傳中庭拜麻相慶相

賀有令聞也慶天下謂之富貴相宜公手德然中庭拜麻相慶相輔政有始有卒無間言也曾公亮謹長密內外無間言非宰輔

幸相
由是
久而
得

本朝
劉至
之儲

學高
相法
帝儲
材

指

參樞
由是
而得

慶諫
之風
人采

翰苑
有緒
人操

給舍
巡經
人得

諸郡
太守
得其

韓公
扶治
主少

之得人乎契丹入相稱嘆得人仁宗朝王德用再入樞密是時富

天子以公典密而用元昊納款酌酒相賀則德用仲淹典樞之勞

也慶曆初元吳越款款上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幸

忠純可紀玉音稱賞紀者惟蔡齊宗道薛奎而已忠鯁自任貴

戚深憚則薛奎宗道佐政之功也拾遺錄薛宗道薛奎而巳忠鯁自

時曹利用恃權驕橫公折之貴戚非參樞之得人乎諫官叩鑲不

曰沽名明道二年仲淹門下德門者闖扉道輔扣門大呼御

史扣榻不曰好異誠特聖德詩惟脩惟靖立朝獻言論際何忠

榻四賢之稱拍以為榮蔡絳作四賢不肖之詩四賢謂范仲淹

諫之詩傳者為快編筆宗用歐陽脩余脩王素為諫官蔡絳作詩曰

以詩進諫官臺諫之風采可想也貴妃之冊權寵可奉祁為翰林

不以冊進宋祁入翰林當作貴妃制初行冊禮而祁以諫罷祁怒

招提之記政府可得齊為孝士不以記上蔡齊知河南府羅崇勳

救上修景德寺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故翰苑之節操可參也

當出詔除懷敏而胡宿繳駁皇祐元年楊慄被除副都知

謂宰相如故詔除懷敏而胡宿繳駁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上

不草制如前代有此故事亦封還詞頭上乃意辭高其給舍之持

正論也如此前代亂亡反覆規諷孫奭每講書前伐亂

再三熟復王季正進諫及前代治亂

不持此也以言其邊帥則黑王相公見者驚心而高色止黑雖四

夫下卒間巷小兒外至邊夷君長皆知其名小范老子聞之破膽

為臣傳仲淹領延安開兵還將日夕訓練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

乎知州為老子大范謂擁也又傳上以言其郡守則成都清節以

一琴自隨趙抃在成都擢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

自隨為政簡端溪美政一硯不持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

方足貢數歲備以言其縣令則闍寺索牛以理拒之仁宗時吳育

不持一硯歸以言其縣令則闍寺索牛以理拒之知袁城縣宗

豈一朝一夕之積耶然遺波餘澤用之不盡猶為異日之觀治

平之初主少國疑之秋也當時天下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

法學新

溫公
去元
祐小

言儒
之功
天用甚

漢隆
其
見

亡韓魏公屹然中立親扶日轂垂紳縉笏神閑氣定而天下不敢
 言不敢議韓公本慶曆之碩輔言行錄韓琦傳熙寧之際陽消陰
 長之時也新法之行趨者瀾倒同己者進異議者斥富公首立赤
 幟臺府繼論至為一空而小人終知公議之不可奪富公本慶曆
 之名相富弼與安石議法意不合公稱疾去司馬公言於神宗
 去時謂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聖似
 慮有朋黨聞見錄程顥曰君實胸中作相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
 而溫公拯溺拯焚不暇他恤而天下知太平之有日溫公本嘉
 祐之名臣劉安世曰溫公當發路曰蓋知後有反覆之禍極弱按
 禁廢不盡者猶足以支靖康之變伊川東坡劉安世謂之元祐君子皆禁廢源派
 相傳者且能致建紹之功楊時馬伸皆伊川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祖宗涵養之功大矣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愚不能無望於今
 之士君子

隆儒

漢立博士人心尊經性理學漢文黃真李之天下書集唐
 召學士天下崇文德用宗於門下士時置州甚矣天下不可一
 日無儒者之功也人主亦不可一日不重儒者之學也夫禮義之
 所以興分守之所以立紀綱之所以張耕鑿之所以安者非儒之
 功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斯道明正統為萬世開太平者
 又非儒之功耶吾儒功用與天地並其可不加崇重之誠乎自博
 士之置官也孔壁簡編家傳人誦太常弟子文學彬彬儒林傳
 石渠之間漢書五經博士冠帶雜處於橋門之所孝明帝新辟
 北海清議凜然詠姦雄垂誕之心戴光及孔融傳則儒術之澤可
 見矣自學士之召用也踵堂授經濟濟八千唐書云云自太宗
 招集名勝唐書李至十一以進士為龍虎之榜韓愈歐陽修諸人皆唐亦無
 之才唐書李至十一

考其功可觀

我宋二相儒

我朝列之儒

中央以後儒

負於儒異時名儒事業皆出於科舉之中吾漢奉志大抵家科之

國家也大矣哉世更五季吾道荆榛天開我宋五星應奎方

太祖太宗之立國也怪惚不給未遑他務特拳拳於東晉聖人

其為吾道計至厚也我太祖之贊文宣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

耀河漢褒讚之文千古不磨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後之繼志述

事者其不自斯道發彈乎是故儒行一篇親賜孫何何而非儒其

肯賜乎臣判賜於何等為儒之論親示王曰且而非

儒其肯示乎曰昔先皇是陳龍可則儒術為君業為臣不易論一

而不為過以道義可重也儒術為君業為臣不易論一

對賜伊川以道講而不為傲以經術可尊也儒術為君業為臣不易論一

立就御案便於抽示神宗時士安石為儒請賜坐韓維以下三

以爲儒科之美觀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等及第賜宴開寶寺上

意至中興以後有加焉噫生聖明之世為聖明之士其為飛魚躍

之情形何如耶霜降水涸涯涘乃見歲寒凜凜始知松柏吾觀變故

艱難之書而知諸儒之所養新季之興黃茅白草幾變天下儒道

幾晦蘇東坡論下庸公欲然有直詆時政而甘居在下者無年以

策取士時蘇東坡論下庸公欲然有直詆時政而甘居在下者無年以

儒非
所能

李禁
功能

靖康
諸儒
守節
義

士大
夫奔
由

我朝
天子
裁風
信

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陸伯初第有不阿主司而力
五以爲新法升第一范鐵直識時政皆在下

排新法者新學能變之乎聞見錄景謀與荆公等論新法不合
主別願試取僕於數百人之中及參大政僕見於學禁之嚴名儒
碩望間閔海隅儒道幾墜矣元祐李在崇寧時有禁
故伊川有治陵之行然有執贄求

學而不恤禁錮者馬仲字時中崇寧初元祐李有禁
之計先生曰非其時恐爲公累公執

進士策問議誅元祐黨人淳曰尚何以干祿
乎哉不對而出告程夫子曰吾不復進士至矣學禁能止之乎靖

康之事儒道幾如綫矣然學校之士草茅之儒寧死於鋒鏑而不
忍負吾國寧守節義而不肯辱虜庭此其抗節守義之心果能易

之乎紹興十年上曰學校人才自出頃素養太宗置二館養天下
故以以來士人雖陷虜祖宗培植之功深矣嗚呼吾道何負人國家
哉

抑奔競

朝扣秦關暮游燕壁此奔競之風始唱也上書公車曳裾王門此
奔競之風益熾也嗟夫奔競誠可薄也然非士夫得已也何者井

田法行學校政舉故人安分守而爲恬靜之習井田制壞學校政
廢故人無定向而甘爲僥倖之態此蘇秦游說六國日夜皇皇而

歎無負郭之田也史記蘇秦嘆曰使我有負郭之
田二頃安得佩六國印乎然則豈士夫之

得已哉是故權在於左右則爲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爲之空馬
權在於貴戚則爲之主事朱彘一開燕雀駢集潭潭相府趨者如

市小而望一顏之借大而望終身之庇噫可歎也甚者子雲漢之
大儒求媚取容甘有美新之作本傳昌黎一代山斗一不得志至

三上宰相之書韓文自餘何望焉國家上以禮義繼其俗下以廉
耻律其身英風義槩凜凜相望故玉堂獻記不入翰苑知制誥范

署河平獻頌不留閨臺右補闕胡旦進河平頌太宗覽之曰胡旦
副使不以私書至京師則擢之御史唐介改侍御史知復州未至

之諫諍王季正天子以此厲風俗風俗其不歸厚乎兩及相門則
却以素定王曰謂向文簡曰累於上前談張師德名家子有士有

不意兩及吾門狀一凡及第第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

我朝大臣化士

元正以奔

孔孟道

若復奔遊使无一謁太資則却以不求伊川云願昌客將持國大資
階而上書謁見如何大資乃正執求薦章常事也願曰只謂曾有不求人乃使人
去來求者已持國曰正執求薦章常事也願曰只謂曾有不求人乃使人
人如此持國便服韓維安於靜退而彦博薦之仁宗惠縉紳
退守道者推擇則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彦博宋劉器之
席等言韓維好古嗜學李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

不通問訊而温公薦之同馬公薦劉安出充館職因謂公曰知非
也光居簡足下門訊不絕位政大臣以此化士夫士夫其不安守
乎天子明此道於上大臣明此道於下所以養成恬靜退托之俗

也方登強仕脫然勇退則有如錢若水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若水
幾務章甫上乃得請召謝陳希未及掛冠遽兩請老則有如韓見
素曰見素齒髮尚壯遠求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上問輔臣
李至曰近出朝行中躁競求進者多知上求退者少若允其情亦
足以激勸薄俗上默然乃長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退居華山年
八十卒有十年不求磨勸者慶曆八年轉運使十年不磨勸

有十五年退居者字文之即退居十五年禮部第一一人庭
唱抗聲舊例也而范鎮不肯自陳寶元元年范鎮禮部奏名為
陳鎮神然下九升之足有勸揚脩毀疾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

禮部第一一人庭進士第一科求試館職舊例也而安石不肯召試
第二甲自鎮始進士第一科求試館職舊例也而安石不肯召試
皇祐二年安石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選
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九數任並无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每以
闕侯試親老乞特賜推召安石赴嗚呼孰非我朝涵養作成之功

哉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此太宗嫉躁競之詩也宗
每念深澗之草不殖理道作七言詩示李士臣下但當守公法馳
卒章云云好事不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

驚苟進何可取此真宗喜恬退之詩也今之士夫當以此書紳云
排異端

問禮老聃問樂莒洪此孔子之怨也禽獸揚墨妾婦儀秦此孟子
之嚴也嗟夫孔孟家法源流則一同師帝王同用仁義同尊六經
至颯異端之學或怨或嚴矛盾異見抑何耶蓋夫子之勉人為善
也言足以庶幾於道識未至於甚悖乎理海涵春育不至傲傲是

在夷貊而引之之意孟子之為出衛道也售偽以假真似是而實
非痛懲深詆惟恐不力是倚門墻而麾之之見先輩謂夫子猶元
氣渾然有四時之象孟子猶太山有岩岩不可犯之狀者正此意

也然夷子竊仁賂禍萬世老氏道德流為少恩史公曰申韓之李

仲舒
思清
說

論
之
本
論
之
本

論
之
本
論
之
本
論
之
本

道傳之... 其為吾道害也烈矣故夫子雖曰小道可觀而攻乎異
端一言與門人弟子警戒提撕甚切也然則學孔孟之學者其可
不以衛吾道排異端為家法哉自孔孟不傳之後而黃老之學唱
於蓋公嘗參傳和於賈誼本傳大熾於司馬談之父子其子遷也

為史官以為出於老子蓋也而吾道又一厄矣董仲舒推明孔氏力
挽正學清淨之說方息而賢良之科始盛百氏之術既罷而六經
之學益彰文章彬彬煥然有三代之風者董氏之力也董仲舒傳

梁武無識宗其教奉佛廢設無量大臣唐憲又從而實其怪異之
迹梁武帝無識宗其教奉佛廢設無量大臣唐憲又從而實其怪異之

名教砥柱佛骨一疏羣疑永釋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者
昌黎之功也世更五季吾道湮鬱甚矣異論邪說爭鳴競吠宋興
七十餘年而舊染未洗也自歐陽公攻於前石徂徠排於後而先

正諸公羣起而斥之後李免摘埴之感吾道增果日之輝自今觀
之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歐陽公之本論然也本論一出而

天下始知勝之道然本論一出而天下始知勝之道

之怪說然也經說一出而天下又知可怪之害石徂徠

也欲除其弊先從其徒非李方叔浮圖之論乎讀其論者則知銷

之有道矣李方叔浮圖之論乎讀其論者則知銷

非李泰伯廣潛之書乎觀其書者則知彼說必窮矣李泰伯廣潛之書乎

節之是不知父子之可觀也節之是不知父子之可觀也

則反禍為福而信行之才也。佛明道極推其教之失則曰：
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是說也。其中異學之膏盲，歟！
慘於申韓釋老之禍，慘於楊墨是說也。其為吾道之大閑歟！
語錄：昔東坡之序歐陽公也，謂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
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且曰：歐陽子今之韓愈，嗚呼！豈
特歐陽子哉？凡先正有功於吾道者，皆韓愈也。請廣東坡言外之
意：韓愈以老莊之文，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天下者多
者，以愈之學，蓋其所以為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
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之韓愈也。

經學

聖經不幸於後世者三：曰議經，曰替經，曰叛經。而秦人焚燬之罪，
不與焉。噫！可歎也。嚴矣哉！聖人之經，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
諸儒也。嗚呼！諸儒之輕易聖經，自若也。而諸儒之罪，豈能逃於後
世哉！自其有議經之說也，書則疑伯益之事，

辨月令之非。李氏春秋十二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

指易為卜筮之數。素人易為卜筮也。又云其書中言及之。

迹讀禮未知篇數已謂為戰國之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議二

傳之失。由文周治周莫詳於周禮以吾觀之素莫諸儒以意

妄君子知議經者之過，自其有替經之說也。論禮樂者誕，荀卿

華忝者贅。東晉作太元者妄楊雄史遷之實錄司馬彪之九州春

秋麟筆之玷耳。王通之續書，孔衍之漢魏尚書典謨之累耳。夫以

游夏高才，猶不敢一辭之措，而况於後儒乎！噫！效顰西子，反失西

子。君子知替經者之咎，自其有叛經之說也。受業公羊多詐不情

公孫弘傳業左氏自獻符命。劉歆以從事易孝之人而投閣取辱

楊雄以不語怪力之言而欺君自誣。張禹以六典井田之法而助

莽篡政。劉歆夫以莊周異端之流，猶知尊聖人之教，而况於後儒

諸儒有之

諸儒有之

諸儒有之

乎東坡文噫操戈入室自相背戾君子知叛經者之罪嗚呼使彼

而知曾經聖人議論安敢之諷則必獨抱遺經深究終始而不敢

議韓文詩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又云寄盧彼而知誰能書閣

皓首太元之詩則必束閣臆說覆瓿淺言而不敢僭杜詩誰能書閣

誣彼而知莊周詩書發冢之譏則必佩服聖言書紳遺訓而不敢

為響弓之叛莊子惜哉文不喪天道未墜地振遺經之絕響起吾

道之如綫吾於先正諸公有望焉泰山之孫明復墓誌孫復字明

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字守道耕田山

用范富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字守道耕田山

講李若從南城之李泰伯周禮論五十五首泰伯南

入太李助教又召湖學則有胡安定家塾記安定先生胡

時務李中故有經義入閩中則有周希孟陳述古之流

墓誌蔡襄知福州閩人又用陳應科字公得周希孟以經

在廉溪周茂叔張橫渠之在關中張載字述古以經周子之

程頤論康節先生道德之言藹如也於易則先天之孝以心為本

聞見錄陳堃中谷揚中立游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夫詩

身在天後心中谷揚中立游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夫詩

李以心為本其在經世之作以中自名童蒙訓邵康節以十一

世者康節之余事耳十二年之中數故先生名雅字鹿

夫名雅取黎民於變時雅也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

理也一兔之微可起八卦遺書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何

作八卦數便從中起古聖梅枝之粗可知乾坤前書早梅冬

然則發生何也其榮枯分此萬物一陰陽升降大節因理達數

也太極一圖天地之本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一陰陽也

之府又理數相推也溫公潛虛一書萬物

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於記則六

經門戶自中庸入鄒浩曰六經千門萬戶何從學識波瀾自檀弓

入蘇東坡李賦波物我兩盡自曲禮入尺自曲禮入以大李為

入德之門伊川語錄唐棟見伊川問李如何曰入德以少儀盡進

退之事儀禮儀童蒙訓後生李子問頤會曲禮少其言近道吾得樂記

焉童蒙訓禮記除中庸大學子推樂記為最近道李其事可備吾得

禮運禮器焉橫渠正蒙書禮器則載者自古正不利禮運云者五即

禮運禮器焉橫渠正蒙書禮器則載者自古正不利禮運云者五即

之事備矣大人其於書與周禮也論洪範而辨五事參極之鑿

論以極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侵庸今其

命歸諸思所謂福視極之福而巳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

以足之皇極非一五事四其不傳禹貢而別三江入海之味東坡傳

建之各豈止一理之弱哉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

岷山至於九江入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南江

以上為二別以入于江為三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自彭蠡

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禹貢猶曰此

也予讀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流宗水味于濟相雜而不能與不相

何故而然許敬宗曰禹導流宗水東流為濟入于海能下味與不相

入河而水自此地過河而南出為東流古者水官能下味與不相

出合而分皆能見之蓋江何以味別敬宗先言辨稽古為作史之

辭元氣上書序元氣謂之者嫌其姓名何別敬宗先言辨稽古為作史之

字乃篇題也其下當與序同在一也孔子修於諸篇之首也堯典兩

若考古有此事也今當與序同在一也孔子修於諸篇之首也堯典兩

生曰然今世藝文志注秦廷君說曰若稽古則所謂惟稽也稽也

古當作四字句今乃以堯典曰為解放動為稱堯之道也動非也若

一古若稽古帝堯為一非也曰為解放動為稱堯之道也動非也若

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王而上以神道設教至堯方見於事功

也後人以放動為堯號故說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動非也若

堯號為放動則皇陶當號堯也禹講周官經世之務當知三代致

自文命下言數于四海有甚義理禹講周官經世之務當知三代致

治之意龜山語錄熙曲君子皆通世務而所取為蓋者僕以下之

戰而自屈者然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之德若周官之訓折是非有

不可不講也行周官之法度當有關雎麟趾之仁龜山語錄明道常

之意法後可以行周官論象魏之布法當知周家舊法之說公辨呂

詩其知詩也達有邵康節詩曰頂信畫前元置心平易始知靈臺之詩非文

王之受命理窟下之橫渠理窟靈臺之詩非周公之真破斧正蒙駁之

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破斧之詩非周公之真破斧正蒙駁之

始於王道迹熄之餘有龜山語錄春我秋我之至也窮春秋之終於

平王之崩在隱公三年則隱公即位而春秋作窮春秋之終於

聖人感麟之因何伊川春秋因作一事乃作其書亦五伯功罪莫逃於

孔子之言蓋亦有素因作一事乃作其書亦五伯功罪莫逃於

於此終如畫卦因高書果无一畫書八卦亦作

於此終如畫卦因高書果无一畫書八卦亦作

於此終如畫卦因高書果无一畫書八卦亦作

王呂諸儒之失

傳注之不可略

溫公無戒疑

詩經無疑

觀物之一書康節觀物篇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

之不可也文姜罪矣莫道於遺書之數語遺書問於太廟用致夫

姜氏桓公如齊終啓糾相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止曰夫人而去

姜氏本朝太祖立法極合春秋之意有大因歸而致致以婦為

此合噫諸儒議之僭之叛之之後使非先正諸公尊信講明之

篤則言語之禍甚於煨燼之慘也夫何呂王者流復蹈前失千機

百穿紛紛不已觀卦之畫指為老鶴小大之雅指為老鴉非議經

而何聞見錄東坡谷則道原書云方新李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

此類甚多王氏之李穿允至此新義之行求附六籍字說之作

繆戾不經非僭經而何王荆公作新義字說記經粹李謂非法言

春秋直筆謂非聖經又何其叛耶熙寧元年詔講經罷講記先

法言宜改他經故有是部又熙寧四年進士罷詩賦安石作詩

書易周禮大義十道次論次策春秋不古焉噫王氏之經能唱

於呂蔡之徒而不能不譏於蘇程之黨能亂於熙豐之間而不能

不絕於元祐之後吾聖經昭昭日星萬世不泯蛙鳴蟬噪者豈足

為輕重哉後之諸儒當以先正為依據云

傳注

三傳東高閣遺經究終始觀此則傳注之學為可畏寧道孔聖誤

諱言鄭服非觀此則傳注之學為可用嗟夫同異黨伐者雖不足

以造聖經之純全而獵涉鹵莽之患尤甚於黨伐摭據訓詁者雖

不足以極聖經之精奧而高談闊論之病尤深於訓詁何者侯國

棄籍咸陽焚經使孔壁之簡不傳博士之官不立師友之學不講

訓注之書不作則間斷殘缺人誰知經安得不賴補綴百孔之功

吾能因經以考傳之得失因傳以溯經之本原此其所學果何所

負而殆欲盡畧之乎夫易雖以下筮存而實亡考經解所援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之語而易初無此文則不全也甚矣使非田雋費

高開其源陳元王弼導其流後人何從見易乎噫讀易未識卦爻

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此溫公所深憂也向馬溫公曰讀易未識

謂周官如數國之書詩自春秋作而已失觀論語所援素以為

絢備其反而之句而詩初無其辭則所亡者多矣使匪申公毛韓

為之訓鄭元賈逵為之注後人何從知詩乎噫讀詩以先儒為非

不可
李前
筆疑

不可
李前
筆疑

龜山
論富
禮講

龜山
論富
禮講

先正
明六
經之

則啓後學之穿鑿此元城所極論也元成語曰元城謂馬亦謂曰

云正大天判幽王也首云兩元其極傷我後猶若若天不壞其

德因曰詩中云正大夫難居宜非序所對正大夫乎凡此事但欲

吾反知耳若又先儒為非既脫酒誥復失武成書非全也設非

則啓後生穿鑿害愈大矣

伏生受業孔氏為注何所取而為軌範乎兒寬一篇聞者喜色夏

侯一言已知變事烏可謂無用之學並前漢本傳嗚呼學書未精

而效伊川疑金勝元城疑稽古者皆自文之說耳伊川語曰金勝

死何如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其詳則不可信只是平有此事後人

自作文是此一篇尚書文之意其詳則不可信只是平有此事後人

自也元城謂馬亦謂曰今之書乃漢所尚書自與兩字乃篇題

也其下粵若發語之辭也今孔氏後於諸篇之首竟與兩字乃篇題

氏以若為順古道而行非也今孔氏既失月令又失王制禮非全也

制漢書作王設非高堂后蒼天小二戴何所取而為儀文乎傳一

大學學者賴之伊川語曰如大學今之學者賴之

庸終身所用伊川語曰如大學今之學者賴之

學禮未盡而曰晁氏議曲禮泰伯議儒行者皆輕薄者之言耳晁氏

客語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為有敬欲嚴不可長欲不可窮

注論之言非經也又李泰伯儒行非孔子言也蓋戰國時家士

而止一高出之節耳其條十有五非有意重也蓋論不周三數筆

有為而言曰多自誇大以學官不立周禮最闕所賴者河間之獻

提其君豈所謂孔子者哉

康成之箋而是書不至絕響此龜山謂周官經世之務不可不講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龜山

伊洛
明經
李

朱氏
易胡
氏春

見段之苗又見櫻之德又見櫻之實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不少
 或解校童而知人心之已離山語錄問正反曰詩此其君校童
 忽因李春秋微蓋不以其意春秋言突之奔及其婦皆曰此理舊疑
 可見矣人之心則為獨夫亦此詩之學益明也書一也老泉有論
 東坡有解論東坡有書解禮一也泰伯有論橫渠有解墓誌李南
 又橫渠有易禮記論以言其周禮則子由論三者之疑禮子田文論周
 諸侯封國之疑泰伯著五十篇之論禮論五十首以言其春秋則
 泰山著尊王之書孫復李春秋著尊康節著觀物之論康節先
 論春他如五經口義胡安定有五經學理窟李理窟有經講於經惟
 藏於秘閣非可一二數嗚呼諸公之有功於聖經賢傳也多矣至
 若伊洛之門細繹奧義講明正訓其論議精粹儼如回命後李又
 有依歸之地易解一部親筆所撰中庸講義不滴復著於禮之數
 雖定於陝西諸公而禮文未詳非自為不可也於春秋之傳雖成
 於劉質夫而說或未盡非自為不可也於樂也書也雖分撰於閔
 中諸公而非親說亦不可也噫曾經先生之手無遺議矣遺書問

安敢高聲議漢儒敢誦此以為後李之戒

高宗進讀胡氏春秋謂安國所解朕置座右間有傳注頗明經旨

吁傳注之學其不可畧也如此夫前輩有詩曰讀書未到康成處

中興以來家傳人誦故朱氏之易傳梅庵遺文朱氏進易說謂太

胡氏之春秋安國所解蓋得函丈警刻之餘列于秘府萬古有光觀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后集

